

國語

冊四

國語卷第十五

晉語 昭公

韋氏解

士景伯如楚景伯晉理官士叔魚為贊理叔魚羊舌

景伯如楚故叔魚攝其邢侯與雍子爭田二子皆晉

官也傳曰叔魚攝理其邢侯與雍子爭田大夫邢侯

楚申公巫臣之巫臣奔晉與之邢雍子納

其女於叔魚以求直傳曰直故納其女及斷獄之日叔

魚抑邢侯斷決也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

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陳尸

戮為宣子曰若何對曰鮒也鬻獄也雍子賈之以其

子邢侯非其官也而干之干犯也夫以回鬻國之中

回邪也與絕親以買直與非司寇而擅殺其罪一也

邢侯聞之逃遂施邢侯氏捕也而尸叔魚與雍子於

市死時在朝故尸於

中行穆子帥師伐狄圍鼓

穆子晉卿也中行偃之子荀

白狄別邑事在魯昭十五年

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不受軍吏曰

可無勞師而得城子何不為穆子曰非事君之禮也

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

利爵賞也

夫守而二心姦之

大者也賞善罰姦國之憲法也許而弗予失吾信也

若其予之賞大姦也姦而盈祿善將若何

盈滿也

且夫

狄之憾者以城來盈願

憾恨也

晉豈其無

豈無恨者

是我以

鼓教吾邊鄙貳也

貳二心也

夫事君者量力而進

進取也

不

能則退不以安賈貳

賈市也勞師而得鼓

不

令軍吏呼城儆

將攻之未傳而鼓降

傳著也

中行伯既克以鼓子苑支

來

苑支鼓子苑支也

既克鼓以焉襲鼓歸既獻而

焉襲歸使涉阼守之

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僚勿從

僚官也

鼓子之

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

釐將妻子也

軍吏執之辭曰我

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徙遷

也臣何賴於鼓賴利也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君謂爾

心事君吾定而祿爵而女也對曰臣委質於狄之鼓

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質贊也士贊以退臣聞之委質為

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言委贊於君書

也君有烈名臣無叛質烈明也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

亂舊法其若不虞何即就也虞度也若就私利是謂

冊死之法若臣皆如是是將有不穆子歎而謂其左

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吾當修務何德而乃

使行既獻既獻功也言於公言釐之賢於公公傾與鼓子

田於河陰河陰晉河南之田也使夙沙釐相之

范獻子聘於魯獻子在魯昭二十一年問具山敖山

魯人以其鄉對言其鄉也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

君獻武之諱也

獻伯禽之曾孫微公之子獻武公敖獻子歸公具武獻公之庶子武公敖

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

爲笑焉唯不學也

言學則必知諱不見笑也禮人言境而問禁入門而問諱

人之

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廕人而況

君子之學乎

董叔將娶於范氏

董叔晉大夫范氏范宣子之女

叔向曰范氏富盍

已乎

言富必驕驕必陵人已止也

曰欲爲繫援焉

欲自繫綴以爲援助他日

董祁愬於范獻子

祁董叔之妻獻子之妹范姓祁名也

曰不吾敬也獻

子執而紡於庭之槐

紡懸也

叔向過之曰子盍爲我請

乎叔向曰求繫旣繫矣求援旣援矣欲而得之又何

請焉

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鬪臣五人我無一何也

簡子晉卿

趙文子之孫景子之子趙鞅志父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鬪臣捍難之士叔向曰子不欲

也若欲之胙也待交梓可也

此言欲勇則勇士至

梗陽人有獄將不勝

梗陽魏氏之邑獄訟也

請納賂於魏獻子

獻子將許之

獻子晉正卿魏戌之父魏舒也傳曰梗陽人有獄魏戌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

昭謂以女樂獻子將受之或云大宗納賂也

閻沒謂叔

寬曰與子諫乎

皆晉大夫明叔寬女齊使之子叔褒

以不賄聞於諸侯

主獻子不貪財

今以梗陽之賄殃之

可

殃猶病也

二人朝而不退

獻子將食問誰於庭曰閻明

叔褒在召之使佐食

佐猶勸也

比已食三歎既飽獻子問

焉曰人有言曰唯食可以忘憂吾子一食之閒而三

歎何也同辭對曰吾小人也貪饋之始至懼其不足

故歎中食而自咎也曰豈主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

歎主之既已食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饜而

已是以三歎

屬適也饜飽也已止也

獻子曰善乃辭



梗陽人

善二子善諭而不逆獻子能覺改也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

下邑晉邑董安于戰功曰多魯

定十三年簡子殺邯鄲大夫趙午之子穰以邯鄲叛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二人作亂攻

趙氏之宮簡子奔晉陽晉趙簡子賞之辭受辭不固賞人圍之時安于力戰有功

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為名命稱於前世立

義於諸侯

言見稱譽於前世諸侯以為義

而主弗志也

志識

及臣之壯

也耆其股肱以從司馬

耆致也司馬掌兵

苛慝不產及臣之

長也端委鞞帶以隨宰人民無二心

端玄端也鞞韋蔽膝貌也鞞韋蔽膝

也帶大帶也

今臣一旦為狂疾而曰必賞女

言戰鬪為凶事

猶人有狂易之疾相殺傷也

與余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趨而出乃

釋之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

尹鐸簡子家臣晉陽趙氏邑為治也

請曰以為

繭絲乎抑為保鄆乎

繭絲賦稅保鄆蔽捍也小繭子城曰保禮記曰遇入保者

繭子

曰保鄣哉尹鐸損其戶數損其戶則民簡子誠襄子

襄子簡子之子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

為遠必以為歸所謂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

其壘培墮壞也壘荀寅士吉射吾將往焉若見壘培

是見寅與吉射也壘墮尹鐸往而增之因高其壘簡

子如晉陽見壘怒既不墮又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

夫辭之辭請不可也曰是昭余讎也昭明也明我

郵無正進無正晉大夫曰昔先主文子少豐於難文

簡子之祖趙武豐猶離也從姬氏於公宮姬氏莊姬

難謂莊姬之讎趙氏見討從姬氏於公宮趙朔之妻

文子之母晉景公之女淫於趙嬰嬰之二兄趙同趙

括放之姬讎同括景公殺之文子從莊姬於公宮

有孝德以出在公族為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在位也

有武德以羞為正卿正卿上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

失趙氏之典刑典常也而去其師保在公宮故基於



其身以克復其所

基始也始更修之及景子長於公

宮

景子文子之簡子在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

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

學教也

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

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

同宗之子父兄也

皆疏之以及此難

荀士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

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爲師保吾何爲不增

言見壘培可以

戒懼足當師保何爲不增

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

安也鳩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

說曰微子吾幾不爲人矣

微無也以免難之賞賞尹鐸

免難之賞軍賞也言見戒

初伯樂與尹鐸有怨

字以其賞如伯樂氏

如之

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

祿所

得辭曰吾爲主圖非爲子也怨若怨焉

若如也怨

賞

鐵之戰趙簡子曰鄭人擊我吾伏弢路血鼓音不衰

鐵衛地毀弓衣也晉中行寅范吉射以朝歌叛齊鄭與之魯哀二年齊人輸范氏粟鄭罕達駟弘送之范

吉射逆之簡子禦之遇於戚遂戰於鐵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伏弢上猶能擊鼓面汗血曰路血

今日之事莫我若也衛莊公為右莊公衛靈公太子

成奔晉簡子許納曰吾九上九下擊人盡殪殪死也

下車以今日之事莫我加也郵無正御無正王良御

曰吾兩轂將絕吾能止之徐行故不能止馬今日之事

我上之次也言次駕而乘材兩轂皆絕乘轅也材

衛莊公將禱禱謂將戰曰曾孫蒯瞶以諄趙鞅之故

諄佐敢昭告于皇祖文王昭明也皇大也烈祖康叔

也烈顯文祖襄公文言有文德也襄公蒯昭考靈公昭

也靈公蒯夷請無筴無骨夷傷也襄公蒯昭考靈公昭

無面傷傷於無敗用用兵無隕懼隕越死不敢請言

敢請歸之神也簡子曰志父寄也志父簡子後名春秋書趙

故改爲志父寄寄請也

趙簡子曰犬史墨時爲簡子史史黯聞之以犬待于門晉史黯

犬史墨時爲簡子史簡子見之曰何爲曰有所得犬

欲試之茲囿也此簡子曰何爲不告對曰君行臣不

從不順臣言君從法主將適樓而麓不聞麓主君苑囿

林守之木衡臣敢煩當日不當日直日也言主將之君囿

主之直日簡子乃還

少室周爲趙簡子之右少室周簡子聞牛談有力談牛

簡子請與之戲戲角也弗勝致右焉致右簡子許之使

少室周爲宰宰家曰知賢而讓可以訓矣

趙簡子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范吉射史黯侍曰

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

臣以爲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諫過匡救其惡賞善

將順其美薦可而替否薦進也替去也傳曰君所謂可而

謂否而有可焉臣獻能而進賢擇材而薦之朝夕誦

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

死死其難也聽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

其君使至於難難謂爲亂見逐伐君而君出在外朝

歌叛魯哀五年又奔齊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爲若弗棄

則主焉得之夫二子之良將勤營其君復使立於外

死而後止何日以來立於外有爵若來乃非良臣也

簡子曰善吾言實過矣

趙簡子問於壯馳茲壯馳茲晉大夫蓋吳人也曰東方之士孰爲

愈愈賢也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

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爲不足其亡也

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小曰蛤大曰蜃

皆介物鼃鼃魚鼃莫不能化石化謂蛇成鼃鼃類唯人不

能哀夫竇攣侍大寶攣晉大夫也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人人也

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

不登登高也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難欲擅晉國令其子

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純色為犧諭二子皆名族之後

當為祭主在於宗廟今反放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襄子晉正卿簡子之子無

伐狄在春秋後勝左人中人左人中人遽人來告遽傳襄子

將食尋飯有恐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大謂勝也而主

之色不怡何也怡悅也襄子曰吾聞之德不純純壹也而

福祿並至謂之幸夫幸非福德不能服必致非德不

當雍當猶任也雍德者任以福祿為樂也雍不為幸不能為樂則

吾是以懼

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宣子晉卿荀櫟之子智果

曰不如宵也智果晉大夫智氏之庶子也宣子曰宵也佞

人不從對曰宵之佞在面瑤之佞在心心佞敗國面

佞不害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不仁美鬢

長大則賢鬢髮也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也

巧文辯惠則賢巧文辭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

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待猶

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于太史為輔

氏太史掌及智氏之亡也唯輔果在善其人

智襄子為室美襄子智伯瑤士茁夕焉士茁智伯家

國語十五 七 中華書局聚



智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智伯

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

生草木志記也峻峭也原陸也言松柏之地其土不

肥言上茂盛冬夏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言不

室成三年而智氏亡三年智伯與韓魏伐趙襄子圍

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始知水可以

灌平陽平國也汾水可以灌安邑安邑魏也絳水可以

襄子夜使張孟私於韓魏韓魏與之合遂滅智伯而

春秋後還自衛三卿宴于藍臺智襄子伐鄭自衛還也三卿

地名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康子韓宣子之曾孫

桓子智伯國聞之諫智伯國晉大夫曰主不備難必至

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所言

聞與夫郤氏有車轅之難郤犇與長魚矯爭田執而

此異

轅既矯嬖於厲公而滅趙有孟姬之讒趙孟姬趙同括也

之母莊姬也莊姬通於趙嬰之在魯同括八年孟樂有

叔祁之愬樂通盈患叔祁愬之宣子盈之母與老州

范中行有亟治之難亟治范皋夷之邑皋夷無寵於

寅與范氏相睦故皋夷謀逐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

之曰一人三失失三失人也怨豈在明明著不見是圖不見

也形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或大而不為怨亦不在小禍難

怨於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物事今主一宴而

恥人之君相君康子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

乎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蛄蟻蜂蠆皆能害人況

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自藍臺後段

規反首難而殺智伯于師言段規首為策作遂滅智

氏

晉陽之圍

智瑤伐鄭恥趙襄子於晉陽也魯悼四年智瑤驕泰請

地於趙趙弗與瑤帥韓魏在春秋後也

襄子保晉陽三家圍之

張談趙襄子之宰孟談

張談曰先主爲

重器也爲國家之難也

重器主壁鍾鼎之屬

盍姑

無愛寶於諸侯乎

以欲令行路

襄子曰吾無使也張談

曰地也可

地襄子

襄子曰吾不幸有疾不夷於先子

夷平也疾病不及先子

不德而賄言無德而以

夫地也

求飲吾欲

以言地求飲食我

是養吾疾而干吾祿也

養

求也吾不與皆斃

斃皆俱也

襄子出曰吾何走乎從者

曰長子近且城厚完

別長子晉

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

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

誰與我同力也

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

邯鄲晉

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

浚

也讀

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

也

先主簡子也謂無以尹鐸

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